

南锣鼓巷里的一桩血案 (三)

——“春阿氏杀夫”之始末

文·图◎张 田



春阿氏剧本 (1931年)

文艺作品中的春阿氏案

清末春阿氏一案震惊京城，案情的离奇曲折和主人公春阿氏的命运多舛，都成为了文艺创作的好题材。因此，以此为主题的文艺形式也多种多样，有小说、曲艺、河北梆子、京剧、评剧、话剧、电影和电视剧等等，其中最著名的就算小说《春阿氏》，及戏剧中的《春阿氏》。

小说《春阿氏》创作于民国二年（1913），发行于民国三年（1914），是冷佛所著。冷佛何许人也？冷佛，本名王绮，又名王永湘，旗人，早年在《公益报》做编辑，民国初期转为《爱国白话报》的编辑，著有长篇小说《未了缘》。这本小说是根据市隐先生的日记所改，市隐先生又是何人？市隐先生其实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报人，他名为文实权，是《国民日报》《燕都报》《京师公报》《公益报》的社长，曾著有《西太后外传》《梅福结婚记》《武圣传》《闺中宝》等十余部长篇小说。这部《春阿氏》的小说，一经问世就引起了世人的轰动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一是《春阿氏》一书成书的时间与春阿氏一案结束相隔不久，不少人还都对此案记忆犹新；二是作者写道，本书是根据市隐先生的日记所出，书中所写到的重要人物都实用了真实姓名，并用还大量引用了原供词及奏折中的内容，让人觉得非常真实、可信；三是书中公布了一些报章中从未发布过的新线索，增加了此书的神秘性；四是书中的故事更加生动完整，更禁得起人们的推敲，尽管作者一再强调此书是小说体例，但人们更愿意相信书中的故事才是春阿氏一案的真相。故事讲的是：

春阿氏与其表姨家的表弟聂玉吉，青梅

竹马，两小无猜，但春阿氏之母阿德氏嫌贫爱富，将她嫁于文光之子春英。婚后春阿氏过得并不幸福，丈夫春英不仅不体贴她，而且还常常与她打架。大婆婆托氏虽然是春阿氏的姨母，但也常因春阿氏干活手脚不麻利责骂于她。二婆婆范氏更加难以伺候，她因春阿氏看出自己与普云之间的暧昧关系后，常常讥讽刁难于她。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三月二十七日，春阿氏与婆婆托氏一起去行人情，恰巧碰上表弟玉吉，玉吉见春阿氏在文家如此受气，决心要为表姐报仇。晚间春阿氏与公公文光及春英的妹妹二正一起回到家后，她在厨房洗脸，突然看到身后人影晃动，看着似乎是玉吉，春阿氏心想不好，赶忙回到西屋，正看到玉吉要杀春英，春阿氏在与玉吉争刀的过程中，被刀打伤额头。正在迷糊之时，玉吉手起刀落将春英杀死，春英死后，玉吉又要杀范氏，春阿氏想着深夜丈夫被杀，无论如何与自己脱不了干系，干脆自杀，这才跑到厨房投缸，但由于春阿氏投缸声音太大，全家俱被惊醒。玉吉一看情况不好，连忙从厕所的墙头翻出，逃回了家中。玉吉逃走后，春阿氏被逮到左翼公所，其后又经过提署、刑部、大理院层层司法机构的审理。春阿氏都一口咬定是自己心迷误伤春英，而表弟玉吉也几次想到官府自首，但唯恐连累春阿氏落下个“不贞不淑”的名称。刑部衙门为了让春阿氏认因奸杀夫的罪名，无论是对她进行诱供还是严刑逼供，春阿氏都说是自己所为，审到最后春阿氏只说情愿抵命。玉吉逃出京后，一直隐匿在天津一家客栈之中。玉吉得知春阿氏为了不供出自己而绝食求死，心痛不止，自此一病不起。幸遇一位名为王长山的商贩对他照顾有



春阿氏唱片

加，才慢慢得以恢复。一次玉吉到王长山屋内找书，恰好发现其包内装有许多与春阿氏案件相关的文书和奏折，始知长山非商贩也。王长山告诉玉吉，其乃是天津名侦探张瑞珊，曾驻京三月调查此案，后获其中真相，因可怜春阿氏与玉吉的遭遇，故意将大理寺的奏折留给玉吉看……春阿氏定案后，移送入法部监狱永远监禁，不想数日后春阿氏便身染瘟疫，不久就惨死狱中。玉吉得知春阿氏死讯后，自缢于春阿氏墓前。

这部小说的成就不仅在于它揭示了清末黑暗的司法制度，而且凄美缜密的情节也令人记忆深刻。更主要的是这还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京味文学读物，它与《儿女英雄传》《小额》《北京》等等清末民初创作的京味小说一样，用生动的语言反映了当时老北京的风土人情，传达出了北京文化的韵味。

以春阿氏一案为内容的戏剧，也有不少剧种。最早改编成戏的，是河北梆子。河北梆子在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前后，到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，兴起了表演时装戏的风潮，所谓时装戏就是演员穿着当下的服装，表演以现实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剧目。这出《春阿氏》就是河北梆子时装戏中的早期作品，此戏又称《冤怨缘》，是致力于戏剧改革的改革家，京剧、梆子名旦田际云所主演。

田际云在《春阿氏》一剧中，亲自扮演春阿氏，在当时影响很大。直到上世纪50年代，京津的河北梆子剧团，还曾经演出过此剧。在天津南市聚华剧场，由复兴河北梆子剧团演出，由著名河北梆子演员张艳云扮演春阿氏，不仅有布景，还宣传娶亲时“真轿上台”，轰动一时，可见这个戏的影响之大。

1916年3月由京剧著名青衣吴彩霞，将冷佛所著的小说《春阿氏》，搬上了京剧舞台。这位吴彩霞（1880—1938），出身于梨园世家，父亲吴巧福，在京剧初兴时，曾搭三庆、春台等徽班的著名旦角伶工。吴彩霞，工旦行中的青衣，曾受业于陈德霖，皮黄、昆曲都演得好，嗓子圆润、高亮，善于做表。欧阳予倩介绍说：“（民国初年）吴彩霞到上海，一时很红……上海人喜欢听二黄青衣实在是从彩霞起。”1916年吴彩霞在上海很红，故此便联合一批好角，根据上海观众求新求异的爱好，创排了这出新戏。这部戏剧初登舞台就吸引了大批观众的眼光，这不仅是因为有吴彩霞（饰春阿氏）、周信芳（饰玉吉）、欧阳予倩等好角的精彩演出，更是因为春阿氏多舛的命运，及她与表

弟玉吉之间唏嘘的纯洁爱情。这部京剧由于是由真实事件改编的，观众们对春阿氏一生的不幸遭遇给予了深切的同情。同时也对文家人虐待、诬陷春阿氏，及司法部门的黑暗感到万分愤慨。

曾引起北京观众好评如潮的这出京剧《春阿氏》，是上海的著名坤旦碧云霞，在上世纪初从沪上来到新式戏园“南城游艺园”演出此剧时，可说是获得了街头巷尾热议的效果。这个城南游艺园，是民国初年兴建的综合性娱乐场所。地址在北京前门大街南天桥西侧，永安路南侧，朝北，故址即现在的友谊医院，建成于1919年。园内表演场所甚多，分工具体，其中坤剧场，是专门为坤角演出京剧所设的剧场。开始是由田际云成立的崇雅社演出，其中有许多著名的女演员都来此献艺。最知名的工旦行的如金少梅、于紫云、福芝芳（梅兰芳的夫人）、琴雪芳、雪艳琴、孟丽君、章遏云等，工生行的如孟小冬、李桂芳、李慧琴等。该社所排新戏甚多，“即一切旧戏亦大加改良，场面、脚本异样翻新，一洗旧习。”（见《顺天时报》）可见该坤班有改革意识，突出了一个“新”字。开始崇雅社在城南游艺园的业务很好，但渐渐上座率有所下降。这时从上海来了一个女名旦碧云霞（1901—1968），她是早年四喜班名老生龙长胜的外孙女，本名谢慧侠，先唱梆子花旦，后在上海受益于欧阳予倩、冯子和等名师改唱京剧。1923年来北京，拜在有通天教教主美誉的王瑶卿门下，随即入城南游艺园演出，竟轰动京都九门。原因是，她善于表演，洒得开，会做戏。另外她所演的剧目，大多是上海、广州所谓的海派新戏，如《三戏白牡丹》《孟姜女哭长城》，以及梅

派的一些新戏《黛玉葬花》《晴雯撕扇》《天女散花》等。在得到北京观众的热烈欢迎后，又排出了新版的《春阿氏》。这版《春阿氏》与老版不同，除了舞台的装饰更加时尚漂亮外，内容也有所改动。这版《春阿氏》由于创作时间较早，其故事内容即剧情早已不详，但从《申报》对碧云霞的采访中看，这版《春阿氏》一大改动是将玉吉误杀春英改为贼人杀害春英。笔者从首都图书馆找到一本1931年出版的《春阿氏》的京剧剧本，此书为文学家、图书收藏家吴晓铃所捐赠。此剧本的内容与碧云霞版的《春阿氏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：剧本中写玉吉在坟地偶识义贼吴宗，后吴宗得知恩人玉吉心上人春阿氏在文家受虐，吴宗为了报恩夜入文家杀人……因此笔

者大胆揣度，1931年出版的《春阿氏》京剧剧本很可能就是以碧云霞这版的《春阿氏》为原型改编而成的。碧云霞主演的新版《春阿氏》为四本连台本戏，有所谓的巨型灯光布景，以及考究、新颖的道具，于是吸引了八方来客前来观看。观看碧云霞主演的《春阿氏》的观众甚多，甚至有些北洋军阀的将军乘汽车前来观看此剧，一时万人空巷，还发生过挤塌南城游艺园的事故，可见当时演出的盛景，这也为京剧史上留下一段佳话。后来京剧名伶梁秀娟也上演过此剧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评剧将此剧移植过去，有着评剧皇后美誉的白玉霜也主演过此剧，并为百代公司灌录了唱片，后《春阿氏》一剧成为评剧中的保留剧目。可惜的是，这出非常有教育意义的戏剧，在上世纪50年代后慢慢绝迹了。

1989年，刚刚拍完电视连续剧《西游记》的著名导演杨洁，又以这一“奇案”为题材，拍成了上下两集的电视连续剧，柯章和编剧，由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郑天纬饰演春阿氏，濮存昕、杨立新等著名演员均参加了演出，并扮演了重要角色。而该剧的主题歌，是由著名词作家阎肃作词，许镜清作曲；副导演由熟悉戏曲的京剧导演孙桂元担任。此剧至今仍在一些老人中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为文艺展现春阿氏这一题材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。

(编辑·韩旭)

e-mail hanxu716@126.com



申报1923年11月30号碧云霞演出春阿氏的采访